烈皇小識

此書原本四卷割裂遼史列傳析為八
卷且多改易文字丁丑歲偶得此舊鈔
四卷本於成都觀其行款知出[illegible]有明
遺民手筆及檢晚明史籍乃此書節[illegible]
烈皇小識一 知安陽謝氏書
其年七月題
立冬至日福

烈皇小識序

烈皇昔由藩邸入繼　大統毒霧迷空荊榛滿地

刀鋒劍鋩之中不動聲色巨奸立掃真所謂聰明睿智神武不

殺者耶儀監於殺盡撤諸內奄政事俱歸于外廷誠千載一時

也然而逆璫遺孽但知力護殘局不復顧　國家大計即疾猶

諸公亦閱歷久而情面深無復有贊皇魏公其人者且也長山

以改　敕獲戾而　上疑大臣不足倚矣未幾烏程以枚卜告

訐而　上疑群臣不足信矣次年罪督以私款償事而　上疑

邊臣不足任矣舉外廷皆不可恃勢不得不仍歸于內璫又有

借不測之恩威伸其臆之喜怒者事權乃盡歸于內而不可復

收嗟乎赫赫師尹顛倒豪傑者乃爾即後先臣以 講筵荷蒙
聖鑒超拔政府真有虛己以聽之意而兩月揆地一語招尤致負
聖明特達無以報稱天乎人乎豈氣運使然乎先臣罷而韓城武
陵筆進難 聖主日見其憂勤而群工日流于黨比痼疾已成
不復可藥矣不肖於十七年中備集 烈皇行事以志堯舜吾
君之思又以志有 君無臣之歎集成巨帙數十冊可備一 朝
史料因遺家難同先世藏書翰墨等項誤行寄託遂不可問致
烈皇遺蹟微行湮沒不彰當亦有志所共痛心疾首者也年來屏

跡深山間有客相過以詢及舊事尚有一二彷彿胸臆間竊恐失此不傳後悔莫及又承同志或以一人一事相示因纂抄成冊名曰　烈皇小識意四方君子當有識其大者雖所纂者十不得二三然以備修史者之採擇亦未必無小助迨至天不祚明　帝星告隕守正不屈寧以身殉慨悲憤填膺扼吭欲絕涕泗滂沱幾執筆而不能下矣

竺塢遺民文秉書于考槃之責石亭

國祚移于逆闖之手故流賊始末不敢不詳採之明史紀事者十之六東卯隨筆者十之二得之傳聞者亦十之二即附集於本作之後就中不無異同差訛是望　高明教正

甲申季春望後四日錄于懷新堂之右軒

烈皇小識卷一

烈皇帝為　光廟第五子　孝純劉太后所出而撫於莊妃天啟二年九月　冊封信王七年二月出就外邸成婚　冊妃周氏　熹廟病危魏忠賢遣腹奄涂文輔王朝輔迎　上入宮　上時自危甚袖食物以入不敢食宮中物是夜秉燭獨坐見一奄携劍過取之留置几上許給以賞憫巡邏者欲犒以酒食問左右何以取給左右對宜取之光祿因傳　令旨適犒之歡聲如雷　周后在外邸禱卜無虛晷亦虞入朝有他變也

上既即位　廷議改元禮部擬進者四永昌紹慶咸寧崇貞

御筆改貞為禎點用之

上即位後追尊　劉后孝純皇太后遷祔　慶陵加　李莊妃謚號立　周妃為皇后尊　張后為懿安皇后　孝純母年七十五封瀛國太夫人姪劉文炳封新樂侯　周后父周奎授左都督次年　冊立　太子封奎嘉定伯　懿安父張國紀封太康伯凡　四大朝　廷臣俱用朝冠朝服內奄則否惟歲除祭中霤之神司禮監掌印太監代行祭禮奏請祭服々之　大朝止磕頭呼萬歲而已逆賢擅政凡遇　大朝自王体乾至梁于等俱僭用朝冠朝服于乾清宮大殿內炤外廷儀制行慶賀山呼禮贊禮

内奄一如鴻臚班首亦致辭馬後魏良卿晋封逆賢陞戴貂蟬
冠班列王体乾上及　上登極逆賢仍炤　熹廟行禮繼悼
上英明止用本等服色同衆叩頭呼萬歲
逆賢用事動以立枷示威前後斃者以千計　上一日問及逆
賢時與王体乾侍側体乾對曰大奸大忠法所不能治者用之
上慼然曰雖如此說殊覺太慘非國家盛事也逆賢黙黙衆共叩
頭呼萬歲而退
上既登極所以優禮客魏者一如　熹廟而　信邸承奉盡易以新
銜入内供事後將李朝欽裴有聲王秉恭吴光成譚敬裴芳等

次第准其乞休逆賢羽翼翦除一空復撤遣内丁方始擒逐逆
賢肘腋臣奸不動聲色潛移默奪非　天縱英武何以有此時
閣臣四員黄立極施鳳來張瑞圖李國㯮皆逆賢黨立也
上首放立極而亟允枚卜之請特點華亭錢龍錫吳江周道登蕭
山來宗道高邑李標長山劉鴻訓晉江楊景辰六員後宗道以
禮部題准呈秀父　卹典有在天之靈等語景辰以掌院率諸
翰林公疏頌美逆賢俱為科道糾劾次年與三舊輔俱次第斥
放回籍
上諭兵部各處鎮守内官一概撤回凡相機度宜約束吏士無事

修備有事却數俱聽督撫便宜調度無復委任不專体統相軋
以藉其口各鎮督撫諸臣及大小將領務提起精神殫竭忠盡
以副朕懷
上諭户部封疆多事徵輸甚煩朕殊憫焉蘇松等處織造朕不忍
以衣被組綉之工重困此一方民其俟東南底定之日方行開
造以稱朕敬天恤民至意
上諭吏部魏忠賢崔呈秀天刑已殛臣民之憤稍紓而詔獄遊魂
猶然帶錮含冤未伸着該部院并九卿科道將已前斥害諸臣
從公酌議採擇官評有非法禁斃情最可憫者應褒贈即與褒
贈應卹廕即與卹廕其削奪事逮者應復官即與復官應起用

即與起用有身故捏賍難結家屬波累羈囚者應開釋即與開
釋勿致久淹傷朕好生之心

一諭禮部朕覧會典自宫禁例一款民間有四五子以上許以一
子報官閹割有司造册送部院收補日後用敢有私自淨身者
本身及下手之人處斬全家發烟瘴地面充軍兩隣歇家不舉
者治罪我 祖宗好生德意真至周密故立法嚴明近來無知
小民希圖財利私行閹割童稚不堪多至殞命違禁戕生深可
痛恨自今以往且不收選爾部可宣布朕意多列榜文諭到之

日為始敢有犯者按法正罪仍許諸色人等當時首告本地官
司奏聞隣右歇家不擧從重治罪省司知而不禁併行究處倘
有强閙他人希圖誣賴的訊明反坐決不徇縱布告中外恪行
遵守
御史楊維垣疏參崔呈秀後擬與群奸共收餘燼力持殘局時
已差河東巡鹽河南掌道御史安伸題請留佐大計削籍諸臣
雖屢奉起用之旨維垣一手握定百方阻遏新參蕭山晉江係
彼同志協力鼓持監生胡煥猷疏論黃立極等四人謂當逆賢擅
權揣摩意旨專事逢迎浙直建碑立祠各撰文稱頌宜亟行罷
斥并乞查究督撫按之建祠者又言起廢不公不廣維垣特出

疏參駁且請下法司究問主使蕭山巳奉嚴旨　御筆批胡煥猷雖必有贓使之者但不必苛求以滋蔓藤璫黨咸俯首喪氣中外頌　大聖人舉動出尋常矣

時言路皆逆賢餘孽　上特下考選之令先後授曹師稷顏繼祖宋鳴梧瞿式耜鍾炌等為給事中吳煥葉成章任贊化等為御史咸以糾彈璫黨為事而　朝端漸見清明矣

崔呈秀子崔鐸北榜中式周應秋子周鏒南榜中式雖經統草而衡文者尚逃指摘南京國子監助教施元徵上疏劾之于是

中書林卒芳江陰知縣岑之豹俱下部議罷斥主考徐時泰陳
其慶等各疏辨以糊名為辭蕭山箪力庇之有　旨免議

崇禎元年戊辰正月大計天下吏

主計者吏部尚書房壯麗左都御史曹思誠考功郎中李宜培
吏科都給事中魏照乘掌河南道印御史安伸佐計者楊維垣
也是舉也為　聖天子第一新政宜將媚璫諸奸痛加掃除頓
壯麗等皆璫孽也互為容隱咸進吏議人心頗為不平云
江西巡撫楊邦憲由陝西布政陞任當今　上正位之後猶造
厰臣功德魏〻之疏折毀名賢于羽祠并毀祠旁民居[illegible]
為造逆祠拕河南右參政周鏘造逆祠于開封建標祠所僭書

大工且致書魏良卿欲為逆賢造滲金像四川右參政郭士望補官一疏痛詆應山其訣須逆賢也令人髮指江西副使李光春已倒轉矣猶疏論福清脩極醜詆及申詳逆祠司道張福臻王化行等槩置格外即云撫按不行開送科道拾遺疏獨不可糾舉耶仲興維垣不足道炤來亦漫無短長耶按炤來于甲子冬陞吏垣長見璫焰方張遂力請告歸里似乎有品骨者今臨事如此前後若兩截矣然炤來雖非璫孽而長垣一脉淵源有自後入政府構成黄鮮之獄其生平已見于此

翰林院編修倪元璐奏世界已清方隅未化疏畧曰近攻崔魏者必引東林為對案一則曰邪黨再則曰邪黨何說乎以東林諸臣為邪臣黨人將以何名加之崔魏之輩崔魏而既邪黨矣向之首劾忠賢參提呈秀者又邪黨乎哉且天下之議論寧涉假借而必不可不歸于名義士人之行己寧存矯激而必不可不準諸廉隅自後之君子以假借矯激深咎前人于是乎彪虎之徒公然起而背畔名義毀裂廉隅矣于是乎連篇頌德匝地生祠矣夫頌德不已必將勸進生祠不已必且呼嵩而人猶且寬之曰無可奈何不得不然耳嗟乎充一無可奈何不得不然

之心又將何所不至哉然今日之持議者能以忠厚之心曲原
此輩而獨持已甚之論苛責吾徒亦所謂悖也臣又伏讀
聖旨有韓爌清忠有執朕所鑒知之諭深仰 天聰曠然知人則
哲如此而近閣廷臣之議殊有異同可為大怪爌之相業光偉
他不具論即如紅丸議起舉國沸然維時與事大臣皆蓄縮閉
默而爌獨侃侃條揭明其不然夫孫慎行君子也爌且不附況
他人乎而今推轂不及點灼橫加則徒以其票擬熊廷弼一事
耳夫廷弼固自當誅在爌不為無說封疆大事衆衆有徒而當
日之議乃欲獨殺一廷弼豈平論哉此爌之所以閣筆也然究

竟廷弼不死于封疆而死于局面不死于法度而死于奸璫則又不可謂後之人能殺廷弼而熾獨不能殺之也又如詞臣文震孟正學勁骨有古大臣之器其鄉人之月旦比于陳寔王烈三月居官昌言獲罪人又以方之羅倫舒芬而今起用之旨再下謬悠之談不已甚有加以竊盜之名者豈以數十年前有其兄某不遑之事乎夫人知有某之不遑以為之兄而不知有某之至德某之特行以為之祖父且賢愚相越舜象已然世不聞柳下惠膺盜跖之誅司馬牛受向魋之罰文震孟何罪遭此嫌謗將無門戶二字不可重提聊用更端以相遮抑耶　時衆論

咸推蒲州舊輔及先文肅錢公謙益姚公希孟等戶部員外王守履疏薦蒲州奉有韓爌清忠有執朕所鑒知之　旨而楊維垣一手障天于蒲州先文肅尤力行貶駁與情不平甚故倪公出此疏維垣隨出詞臣持論甚謬生心害政可虞疏駁之倪公亦出徵臣平心入告臺臣我見未除疏畧曰臣讀楊維垣入告諸疏深訝其不能仰副　聖心且若力欲與　皇上相反者蓋　皇上之諭一則曰分門別戶已非治徵一則曰化異為同一則曰天下為公而維垣之言則曰孫黨趙黨熊黨鄒黨皇上于韓爌文震孟曰清忠有執曰已着起用而維垣于二臣曰

非賢曰不㨿是　皇上于方隅無所不化而維垣于方隅實有
未化　皇上于正氣無所不伸而維垣于正氣實有未伸
皇上事〻虛公而維垣言〻我見臣竊惑焉據維垣折臣職稱東
林之尊李三才而護熊廷弼也然亦知東林中有首叅魏忠賢
二十四罪之楊漣及提問崔呈秀欲追贓擬戍之高攀龍乎且
當日之議其于三才也特惟其揮霍之畧未嘗不指之為貪其
于廷弼也特未即西市之誅未嘗不坐之以辟則猶未為失論
失刑也若以今日之事例之以魏忠賢之窮凶極惡積贓無算
而維垣猶尊稱之曰廠臣公廠臣不愛錢廠臣為國為民而何

況李三才以五虎五彪之交結近侍律當處斬法司奉有
嚴諭初擬止于削奪豈不如驕兒護之維垣身係言官不聞駁正
又何尤昔人之護熊廷弼者乎而以臣為謬臣不受也維垣又
析臣贓稱韓爌夫舍爌牴觸逆璫及抗疏攖禍之蹟而加以說
情罔利莫須有之言已非定論矣即如廷弼一事爌但票免一
梟未嘗救而欲用之也至廷弼行賄之說自是逆璫借此為楊
左諸人追贓地耳逆璫初擬用移宮一案殺楊左諸人及獄上
而以為難于坐贓于是再傳覆訊改為封疆之案派贓毒比此
天下共知者維垣奈何尚守是說乎至不附紅丸與孫慎行[illegible]

子之說臣言原非矛盾蓋慎行清望與王之案不同議雖深刻亦不失春秋書趙盾之法使後之人加慎焉可耳夫董狐不為責直趙盾未嘗貶賢而以臣為謬臣不受也維垣又折臣盛稱文震孟夫震孟臣不更論即如王紀清正素著以叅沈㴶忤逆璫而謹作文則以救王紀而降削均之得罪于逆璫者也至以破帽策蹇傲蟒玉馳驛此說何可全非夫刑賞出于　朝廷而榮辱因之若王紀之時已半是魏忠賢之刑賞矣維垣試觀年來破帽策蹇之輩較之超階躐級之儔誰為榮辱自此義不明于是畏破帽策蹇者相率而頌德建祠希蟒玉馳驛者遂至呼父呼九千歲而不顧可勝歎哉至批焰出公祖之謗吳人盡能辯

之當朱童蒙官吳時偶一犯杖斃其妻貧不能殮乞丐里中文震孟從衆題助二金事止此耳有何把持放肆而以臣為謬臣不受也維垣又極力洗發臣矯激假借四字夫臣之為此言正為人之誠真狂猖為假名義者發也當崔魏之世人皆任真率性相與頌德建祠使有一人矯激假借而不頌不祠豈不猶賴此人哉認臣抑揚之詞為一成之論而以臣為謬臣不受也乃若維垣之持論臣心未安者三維垣以為真小人待其貫滿可攻而去之而臣以為非訓也即如崔魏之貫滿久矣使不遇

聖明御宇誰有能攻而去之者維垣到底以無可奈何之說為傾
德建祠者解嘲假令崔呈秀舞蹈稱臣于逆璫其餘諸臣便亦
以為無可奈何而盡舞蹈稱臣乎又令逆璫以兵劫諸臣使從叛
逆諸臣亦以為無可奈何俛首從叛乎維垣又言今日之曲直
不當以崔魏為對案而臣以為正當以崔魏為對案也夫人意
見不同議論偶異總不足以定貞邪如宋臣蘇軾程頤交詆為
邪而兩人並自千古我　朝大禮之爭論者亦兩賢之而惟主
品節大閑一失遂成霄壤夫品節試之于崔魏而定矣故有東
林之人為崔魏所恨其抵觸畏其才望而必欲殺之逐之者此

正人也有攻東林之人雖為崔魏所借而勁節不阿或遠或逐者亦正人也以崔魏定邪正辟之以鏡別妍媸維垣不取案于此而安取案乎總之東林所憎逆璫獨深受禍獨酷在今日當曲原其高明之槩不當毛擧其纖寸之瑕而揭揭焉又代逆璫分謗斯亦不善立論者矣疏入　上為心動維垣羣之毒網始破人謂倪公二疏寔為廓清首功云

光祿卿阮大鋮上合筭七年通內神奸疏畧曰汪文言以徽州庫吏逃罪投王安幕下引左光斗入幕移宮之疏紛紛迎合比內外謀傾宮闈之始御史賈繼春疏揭立爭汪文言等嗾臺省

誅王安佐楊漣左光斗而繼春削籍此中外謀殺言官之始吏部尚書周嘉謨推重熊廷弼僕任經畧而重處姚宗文馮三元此中外謀危封疆之始汪文言處靈維華以謝王安逆賢效之逐戚晼撼　中宮此中外謀危　母后之始後御史毛羽健劾其比擬不倫黨邪害正有　旨阮大鋮前後反覆陰陽閃爍着冠帶閑住去蓋長山所票也

二月會試天下士　命花鳳来張瑞圖為考試官取中曹勳等三百五十人

時群奸力持殘局海内正人槩不得登啟事翰林必由内閣題

請元城既送平湖當國亦力持不可及是平湖晉江以會試主
試考入闈高陽特題起陞先文肅姚文毅虞山朱繼祚四兼及
者以避嫌也人謂老高陽聳慫成之
三月　廷試策士　賜劉若宰何瑞徵管紹寧等進士及第出
身有差時
上留心策士進呈三十六卷並貯名金甌中以金箸夾之凡三夾
皆得若宰遂定為狀元前是枚卜華亭少所推轂者史都坦
焰來係華亭丙辰所取士故得與會推　上亦貯名金甌用金
箸決之首夾即得華亭點兩公勳業德望俱無聞為何以選

有天幸乃爾
御史吳煥疏參漕運太監崔文昇畧曰文昇引進李可灼漫投
寒濕之藥以致　光廟賓天實坐不赦之辟而日為逆璫腹心
捴督漕運控扼江淮要害與劉志選虎踞南北遙為聲援貪汙
慘刻人人切齒文昇在淮尤為縱肆剝軍虐民幾激大變應行
逮問疏入文昇拉同伴伏宮門哭聲達　帝座　上立竿倡首
一奄同文昇各杖一百俱降淨軍發　孝陵煥疏留中
倪元璐疏請毀　三朝要典畧曰臣觀梃擊紅丸移宮三案議
関清流而　三朝要典一書成于逆豎其議不可不兼行而其

書不可不速毀請詳其說蓋當事起議與盈廷互訟爭挺擊者以護東宮爭風癲者計安　神祖主紅丸者伏義之言爭紅丸者原心之論主移宮者弭變于幾先爭移宮者持平于事後六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以為忠悃則皆忠悃以為明見則皆明見總在逆璫未用之先群小未升之日雖甚水火不害塤篪此一局也既而楊漣二十四罪之疏發魏廣微此輩門户之說興于是逆璫殺人則借三案群小求富貴則借三案經此二借而三案之面目全非矣故凡推慈歸孝于　先皇猶夫稱頌德功于義父又一局也網已密而猶疑有遺鱗勢極重而或憂其翻

司于是崔魏諸奸乃始掀立私編標題要典以之挑根今日則繇正之黨碑以之免死他年則上公之鐵券又一局也由此而觀三案者天下之公議要典者魏氏之私書三案自三案要典自要典今執為金石不刊之論者誠未深思若夫翻即紛囂改亦多事如臣所見惟有毀之而已夫以奄豎之權而屈役史官之筆亘古未聞當毀一未易代而有編年不直書而加論斷若云仿佛　明綸規模大典則是魏忠賢欲與　肅皇帝並聖崔呈秀可與張孚敬比賢悖逆非倫當毀二矯誣　先帝偽撰　宸篇既不可擬司馬光資治通鑑之書亦不得援宋神宗手製叙文

爲例假竊誣妄當毀 三又況史局將開館抄其脩七載非難稽
之世寔錄有本等之書何事留此駢枝供人唾罵當毀四當今
正氣日升方隅漸化自宜進以平飲沃以溫湯然而逆璫之遺
蹟一日不滅則公正之憤十年不釋也時 上即欲將要典焚
毀蕭山祟 旨這所請關係重大著禮部會同史館諸臣詳議
具奏 御筆于具奏下增聽朕獨斷行五字既而廷議僉同奉
旨要典著即行焚毀侍講孫之獬詣東閣力爭不可毀繼以痛哭
聲徹內外退復上力疾不能供職疏極言要典不可毀之故御
史吳煥上疏糾之略曰孫之獬爭要典不可毀者云 皇上吁

熹宗曾北面事之見有御製序文在朕之一字豈可投之火是明
以御製二字壓 皇上不敢動矣又云 皇上同枝繼立非有
勝國之掃除何必如此忍心狠手于 祖 考則失孝于 宗
熹廟則失友是明明 皇上以不孝不友矣夫之辯亦如今日要
與之毀甍無損于 聖祖 神孫之孝慈而當日爭梃擊爭紅
丸爭移宮三案諸臣原未嘗陷 主于不慈陷 主于不孝特
群奸欲殺忠良苦無題目借此為罪案耳夫當張差之梃而馳
至排闥直入也其有所使而然何待辨此而不問將亢圖魚肢
踵發 禁廷 東宮危矣惟廷臣持破柱詰奸之威 神廟

光考自行燒浴獄詞之法父子兄弟間所全寔多止慈止孝得此益彰而謂諸臣陷 主于不慈陷 主于不孝不亦寃乎及光宗嗣寶匝月之內雨露滂沱天下方慶萬年有道之長一旦衆思太過 聖体恒羸崔文昇李可灼以瀉下之藥進 鼎湖遽遊攀髯無策而涕泣呼號悔罪嘗藥此忠臣孝子痛極不擇音之言乃遂以悲憤呼號定諸臣不赦之罪及以 聖躬嘗試之崔文昇立辭摠鎮李可灼登用方新亦大不平矣至于移宫二案誠嫌太嚴然當其時大故接踵朝野震驚 宫府径庭危疑紛起誠早得 元子于計中出震以定群心則須辰異 鼎他何

朕恤彼謂宮眷必宜從學者此痛定事後之言迨至　聖眷無
改恩禮有加於　先帝之孝益顯惟日争挺擊争紅丸争移宮
而初無損于　三聖之孝慈則又何必劉志選徐紹吉諸奸勒
成要典一書稱之為孝而後孝稱之為慈而後慈也如以為
先帝叙文必不可更彼備祠之建備爵之封位上公錫鉄券胙土
田何一非稱　皇稱制奸人邪黨正將借此以壓群愚欺當世
而不知斯民三代之直斷不可枉也惟是功罪不明邪正顛倒
所以辯言亂政邪説横行伏祈　皇上將孫之獬立賜譏斥以
為人臣無禮于　君者之戒疏入蕭山輩竭力調護得

旨孫之獬已經回籍詞林閒局不必過求

原任尚寶司卿黃正賓上聖世除惡務本疏畧曰前臣戍大同目擊內鎮剋減馬匹銀兩陽和各軍鼓譟毁官署劫典鋪將吏叩頭求免此時撫按脅于內鎮之威莫敢據實奏聞邊防迄今壞盡即一鎮可推各鎮也是奄宦者天下禍本也至交結近侍明律森然乃虎彪肆行而子孫蝟集究其為作俑者魏廣微發蹤指示者徐大化也大化始以攻熊廷弼為媚璫贄見既而逆忠魏廣微以担當共謀富貴其冝成其冝削奪一一疏記與廣微使大肆其排擠之毒手寅緣督理大工日奉魏忠賢色笑勉

減工銀無算最後私受銅商孚賄那借惜薪司錢粮二千萬拂
忠賢之意勒令閑住虞疏可按也及覩逆賢將敗令表姪楊維
垣疏叅崔呈秀以為翻身轉局地目今大化維垣雖　奉譴斥
潛居筆戟日與奄宦往來世界翻雲覆雨已三轉于大化之線
索何叵測也時蕭山票　旨有不必苛求句　御札楊維垣不
許潛住京師徐大化着回原籍
御史陳乾陽疏叅趙鳴陽曾入逆賢之幕有　旨逮問先是有魏
奄學顏者侍　神廟久奏對便捷能解　聖意　神廟頗信任
之　光廟時即休退矣曾延吳江趙鳴陽訓其姪逆賢事敗乾

陽詳以學顏姓槐疑即逆賢故疏參之後法司審鞫得寔嗚陽
仍釋放回籍

上於潛邸留心時藝及入內合諸奄而試之出事名能致其身題
取鄭之患第一即陞隨堂掌尚膳監印未幾乞休

上求治頗急　召對群臣多不稱　旨每加詰詰群臣愈惶悚不能
置對惟長山條陳稍捷　上每溫顏以優禮之時貂尊楊維垣
等相繼斥逐雖出　聖斷而票擬多繇長山于是御史袁弘勳
有疏攻之畧曰劉鴻訓一入黃扉揚揚自得浹旬之間革職閑
住無虛日最可異者楊所修賈繼春楊維垣夾攻表裏之奸有

功無罪而誅鋤禁錮自三臣始且軍國大計未暇平章惟亟毀
要典謂水火玄黃是書為祟今毀矣水火玄黃息耶否耶未毀
以前崔魏借之以空善類既毀以後鴻訓借之以殛忠良以暴
易暴長此安窮御史高捷史䕫相繼糾參錦衣張道濬亦有疏
參而工科賴繼祖出疏爭之且言道濬越位妄言亂政乞加重
創時　上傳諭欲將弘勳等重處鴻訓三摺力救乃免
時當考館選　龍飛首科例應加額侍讀張士範上館額蒙恩
疏內有准加六名以示優異之旨等語　上因召對問士範此
旨從何而來士範對此疏臣不與知乃新進士張星所作　上曰

既不與知何以列名又曰既知張星名何又云不知士範對疏
入後始知之　上詰責再四閣臣劉鴻訓奏此新進士功名念
重致有此舉誠為可憫然在　皇上登極宏恩惟望　優容
上乃命查寫本人來又　命士範具本回話後士範回話疏上有
旨士範着回籍張星不准授官
周起元等之逮也繇于李實之疏李實已逮問大辟矣一日
上召對特宣刑部署部事侍郎丁啟濬問曰李實一案有疑惑
無疑惑有暗昧無暗昧啟濬奏奉　旨九卿科道會問過據實
回奏　上問李實何以當決不待時啟濬對李實與李永貞構

綻七命不刑自招　上曰豈有不刑自招之理因問吏部尚書
王永光永光對李寔初不肯承及用刑然後承認　上曰重刑
之下何求不得李寔為魏忠賢追取印信空本令李永貞填寫
如何含糊定罪啟濤對威福出于　朝廷一憑　聖裁　上曰
持法要平朕豈為李寔爾五虎五彪緣何不問他決不待時後
又　召對　上特揭李寔原疏示閣臣曰此李寔奏周起元等
原疏卿等可詳觀之看是硃在墨上墨在硃上諸閣臣詳覽良
久俱對果是墨在硃上　上曰可見是空頭本後　命傳九卿
科道遍閱皆如閣臣言於是　宣閣臣改票李永貞決不待時

劉若愚次一等李寔又次一等　按李寔空本是矣本內所列事款遠在江南係何人開送時為寔費奏者孫界也何不請提孫界覈問窮究到底即云填寫出于永貞次一等足矣何至又次一等也永光寃蹴　上意全無執持小人常態固不必言啟濬身任司寇不能執法廷諍乃以威福出自　朝廷一語卸責亦安用司寇為矣而閣輔科道諸臣俱無一言糾正此廷臣之所以見輕也至虎彪不問決不待時　天語娘娘法司置面孔于何地竊謂薛茂相等之罪尤浮于逆賢以

給事中韓一良有勸廉懲貪疏深當 聖意因 召對出此疏
覆閱良久命一良高聲朗頌甫讀畢取疏付閣臣閱對鴻訓奏
其有兩端有交際有納賄 上問何謂交際鴻訓奏交際如親
友問遺之類情有可原納賄則希榮求寵便不可以數計矣
上曰朕閱一良所奏大破情面忠鯁可嘉當破格擢用可加右僉
都御史吏部尚書王永光承 旨因奏科臣露章必有所指乞
皇上命科臣摘其尤者重處一二以爲貪官之戒 上召一良指
疏內開之有涼漠之有流等語着據寔具奏來一良對臣今未
敢深言俟揮遼平復之後具奏若納賄等事臣疏中原說風聞

不曾知名　上意怒曰難道一人不知遂有此疏限五日內具
奏一良回奏參周應秋閻鳴泰張巽明褚泰初後復
召對　上曰周應秋等自有公論張巽明已下部聽勘俱無用兩
參又取一良前疏又復展視　御音朗誦至臣素不受錢而錢
自至據臣兩月內辭却書帕計五百餘金以臣絕無交際之人
而有此金他可知矣　上讀至此擊節感歎聲厲　問一良
此五百何人所餽一良對臣有交際簿在　上因問之一良始
終以風聞對　上遂震怒謂其以風聞塞責也　上即諭閣臣
曰韓一良前後著看他前疏明明有人今乃以周應秋等塞責

都御史不是輕易做的要有實功方許實授劉鴻訓等合詞奏
請臣不為　皇上惜此官但為　皇上惜此言　上慍色曰分
明替他說話他既不知其人如何轉奏豈有紙上說一說便與
他一個都御史復召一良面叱曰韓一良所奏疏前後自相矛
盾顯是肺腸大換本當拿問念係言官姑饒這遭
廷推袁崇煥為寧錦督師崇煥赴任陛見　上召問曰建部跳
梁十載于茲封疆淪陷遼民塗炭卿萬里赴召忠勇可嘉所有
平遼方畧可具實奏來崇煥奏所有方畧已具疏中臣今受
皇上特達之知願假以便宜計五年而建部可平全遼可復矣

上曰五年復遼便是方畧朕不吝封侯之賞卿其努力以解天下
倒懸之苦卿子孫亦受其福崇煥謝　恩歸班　上暫退少憩
給事許譽卿面叩五年之畧崇煥言聊慰　聖心耳譽卿言
上英明甚豈可浪對異日按期責功奈何崇煥憮然自失頃之
上出崇煥即奏東建四十年蓄聚此局原不易結但　皇上留心
封疆宵旰于上臣何敢言難此五年之中須事事應手首先錢
粮　上即諭戶部署部事右侍郎王家楨着竭力措辦毋致不
充于用崇煥又請器械謂東建蓄謀已久器械犀利馬匹調習
今後解邊弓甲等項亦須精利　上即諭工部署部事左侍郎

張維桓令後所解各項須鑄定監造司官及匠作姓名若有脆
薄不堪者扶查究治崇煥又奏五年之中事變不一必須吏兵
二部俱應臣手所當用之人即與選授所不當用者勿致濫推
上即召吏部尚書王永光兵部尚書王在晉 諭以崇煥意煥又
奏以臣之力制全遼而有餘調衆口而不足一出國門便成萬
里忌功妬能夫豈無人即凜凜于 皇上之法度不以權掣臣
之肘亦能以意見亂臣之方畧 上起立佇聽者久之尋
諭曰卿條對方畧井井不必謙遜朕自有主持閣臣劉鴻訓等俱
奏請假崇煥便宜 賜之尚方至如王之臣滿桂之尚方應行

撤回以一事摧 上深然之 命閣臣擬 諭來看
廷推王象乾以原官總督宣大 陛見 上召同閣臣皆入檻
內去 御案咫尺益異數也 上曰卿三朝元老忠猷素著見
卿矍鑠如袁崇煥薦舉不差有何方畧可面陳來象乾奏臣年
踰八旬耄躁不能詳奏所有方畧具在疏中 上固問之象乾
先叙揷漢卜哈諸酋離合始末因奏朶顏等夷三十六家今日
應與哈慎一同連絡可得數萬安揷薊鎮沿邊駐牧為我藩籬
似亦可款揷酋 上曰觀酋意似不肯受撫者象乾奏從容羈
絡撫亦可成 上曰禦夷當恩威並濟不可專恃羈縻閣臣劉

鴻訓奏聞虎酋知王象乾至退去六百餘里　上即問退去在何地方鴻訓不能對象乾代奏退去直北沙磧中　上又問倘款事不成如何象乾從容奏夷情約數百言　上始色喜隨

諭象乾曰卿年雖踰八旬精力尚壯朕心嘉悅卿撫插酋于西袁崇煥禦虜于東恢復功成皆卿等之力也象乾與閣臣俱叩首而退

按崇煥原知邊不可復與以款羈縻歲月耳觀其舉薦象乾意可知矣蓋象乾專主撫也象乾既赴任專任插酋撫賞事宜循例屬夷出馬中國出絲繒互相貿易名曰馬市虜中駒初生禁

其母于山頂駒從下一躍而上者留之馳驅躍至半而踣者殺以為食其懦不能躍者則以與中國為市象乾建議虜中既以駑馬相欺不若却其馬而以價之半與之少司馬中公用懋持不可謂虜所市馬誠不堪用然每歲徼馬以萬計于虜不無少損且以幣易馬尚有名可擧今無故歛繒幣與之去歲幣幾何毋乃為　朝廷辱乎又揀索數甚奢中公謂邀損其數虜未必俯首听命塞外舊弃地甚多盡以恭寧等地為名虜能歸我舊疆我當如虜所請虜必不肯割地然後減損其數在我為有辭矣時象乾老無遠圖當事者急欲成功遂苟且從事未幾棟前

内犯闌入大同殺傷甚慘撫終不可成而浪擲金錢蓋幾十萬
云
上勵精圖治而念切民艱給事中黄承昊面陳水利因言東南時
患水災皆水利不修之故　上問水利何為不修閣臣周道登
錢龍錫同奏水利是東南第一大事但修理須要錢糧臣等前
已擬　旨着撫按酌議具奏　上沉思久之曰要修水利可擾
民否龍錫奏臣等惟恐擾民故行彼處撫按酌量御史毛羽健
有疏請蘇驛遞　上命羽健自讀因　諭閣臣曰驛遞疲困已
極小民敲骨及髓馬不敷騎人不息肩朕甚恨之若不痛革民

因何由得稽鄉等可即擬票來及票至　上以票內有撫按司
道公務外俱不許遣白牌語屬含糊復命改票御史高欽舜奏
請合各邊開爐鑄造軍器　上問可行否閣臣皆奏可行　上曰
何謂可行李標奏各邊自爲禦虜計定當堅好　上曰此非
祖制御史梁子璠疏請汰兵餉內有各邊虛冒等語　上召戶兵二
部問兵餉何以冒濫至此戶部署部事侍郎王家楨同兵部尚
書王在晉奏兵餉冒濫已久各邊有事督撫累次請添兵增餉
情弊已非一日又請至老弱之人曾荷戈而弗克　上嘿然曰
荷戈者皆老弱豈能禦敵如何不查即　勅戶兵二部速選熟諳

幹司官往各邊查核具奏

上因　召對　特命科道等官至　御前　諭曰朕思進賢退不肖故令爾等為耳目司舉劾就中不無冒濫爾等試自思之所舉者果人々皆賢乎所劾者果人々不肖乎朕曾降諭切責有又坐二字以求直言今又面諭爾等若藉口不要々科道官何用

上之殷々求治求言若此

袁崇煥至錦州連疏請餉　上御文華殿　召百官　諭曰崇煥前云安撫錦州兵變可弭今又云軍欲鼓譟求發內帑與前疏何相矛盾卿等奏來時百官有請允發者有請發內帑者

上詰問戶部時尚書畢自嚴甫履任極言戶部缺乏容當陸續措
給　上曰據崇煥揭云初三日即交令已初二即此時發去已
進何救于鼓譟　上又曰將兵者果能如家人父子自不敢叛
不忍叛不敢叛者畏其威不忍叛者懷其德如何得有鼓譟之事
上又曰內帑外庫俱係萬民脂膏原用以保封疆安社稷若發去
果寔寔有用朕豈吝此禮部右侍郎周延儒奏曰國家最急無
如關門但昔止防虜變今并防兵變前此寧遠鼓譟不曾處得
流水發餉與他今又鼓譟請發內帑各邊效尤將何底止
上曰卿以為何如延儒奏臣非敢阻　皇上發帑此時安危在呼

吸聞急則治其標固當與之然非長策遂望　皇上集廷臣從長計議畫一經久之策　上曰此說良是若事急專一請帑各邊比例這內帑豈不涸之源何以應之　上又曰爾等不肯大破情面極力担當動稱邊餉缺乏朕每下旨嚴催通不見解来即如賍銀充餉至今不解豈慣行查至今不曾回奏如此拖欠稽遲糧餉何時得足　上又曰你們每每上疏求舉行召對文華商確猶然事事如故將召對都成舊套商確俱屬虛文何曾做得一件寔事来　上又曰朕自即位以来孜孜求治以為卿等當有嘉謀奇策召對商確之時朕未及周知者悉以入告乃

俱推諉不知朕又何從知之時　天威震訊憂形于色大小臣
工皆戰惧不能仰對而延儒跪叱荷　聖眷矣時十月初三日
也
棟甫入化大同總兵渠家禎閉門不出任其殺掠　上召百官
諭曰朝廷養士費許多兵餉一遇虜至便束手坐視只曉得請兵
請餉　上又曰棟甫殺僇人民満載而歸巡撫官不能防禦是
功是罪朕之封疆止仗一喇嘛僧講款不令虜輕中國耶
上又曰講款一面講款整飭着寔整飭難道中國就勝不得他
上又曰今邊疆失事只參總兵等官難道叙功不升文官朦朧偏

心朕甚悉之後渠家禎辯疏至　上示閣臣俱言大同失事甚
夥家禎擁兵坐視豈能逃罪　上曰督撫如何令千餘兵馬便
要去敵插酋十餘萬衆渠家禎既有罪督撫作何事劉鴻訓奏
武臣在外援兵文臣在內調度　上曰文臣還當節制武臣令
督撫一向人馬不行操練平日虛冒臨敵張惶以千餘弱兵抵
十萬插酋卿等試思如何抵得鴻訓奏　皇上責備文臣極是
但自　皇祖靜攝以來至　先帝時二三十年邊備廢弛已久
一時猝難整頓　上曰而今何如錢龍錫等俱奏而今比前大
不相同　上曰此俱是贊揚之詞尚未見行一寔事如何便見

不同嗚呼有君無臣之慨　上已顯然于言外矣
阮大鋮之逐也票擬出長山手大鋮先唆袁弘勛等攻之不動
因日夜伺其短而長山恃有　聖眷頗肆指摘復向人語
皇上畢竟是沖主隨有布此語于宮中者　上聞之怒甚適有擅
增　勅書之事長山遂膺嚴譴
惠安伯張慶臻營謀管事用賄于長山於　勅書內擅增數字
大同失事本兵王在晉隱匿不以寔告御史吳玉上疏參劾
上召對命吳玉宣讀讀畢　上問閣臣李標奏在晉屢被人言宜
放他去　上曰此事只有一个是非封疆大事中樞重任自有

祖宗之法如何只教他去便了　上又問閣臣張慶臻改勅書一事卿等豈不知道卿等先奏兵部有手本慶臻有揭帖豈有不知　上又問慶臻不上本如何敢送私揭慶臻奏臣以一時盜賊生發不及上本又係小事不敢瀆奏　上曰改勅書怎云是小事因令諸臣奏來户部尚書畢自嚴等俱謝不知　上曰卿等在外邊都是知道的今乃說不知又令科道官奏來給事中張延登奏張慶臻用賄改　敕書是寔李覺斯與御史王道直俱奏如延登言但不知主使何人吳玉奏主使係劉鴻訓張慶臻奏辯改　敕書係中書之事臣寔不與知吏部左侍郎張鳳

翔參慶臻用賄改　敕竊弄兵權大不敬無人臣禮中書不過
順指氣使之人如何擅敢改　敕閣臣李標等合詞奏臣等與
鴻訓同事並不聞有此還求　皇上細訪　上曰這樣明講何
須臾訪即令閣臣擬票閣臣逡巡未即擬　上正色嚴促者再
乃擬　旨鴻訓慶臻俱革職聽勘又吳玉疏內有時局字
上問何謂時局玉奏如當初是魏忠賢的局面而今是　皇上的
局面　上怒曰如何將魏忠賢比朕又吳玉奏事時給事中熊
奮渭私議疏中開國元勛等語為非是其聲頗高　上問班中
有聲是誰奮渭長跪待命候　召對畢與百官同出隨傳　旨

熊奮渭着降三級調用後部院會勘有　旨王在晉革職回籍
劉鴻訓附近充軍
袁崇煥屢疏請餉　上召對諭諸臣曰袁崇煥在朕前以五年
復遼及清慎爲己任這關餉事須講求長策又曰關兵動輒鼓
譟各邊效尤誠何底止禮部右侍郎周延儒奏曰軍士要挾不
止爲少餉畢竟别有隱情古人羅雀掘鼠軍心不變今各兵止
少他折色未曾少他月餉如何動輒鼓譟此其中必有緣故
上曰正如此說古人尚有羅雀掘鼠的今惟缺餉豈遂至此羅雀
掘鼠四字深契　聖心延儒之盻盻于枚卜其衷愈熱矣

上一日御講筵問閣臣曰宰相須用讀書人當作何解周道登對

曰容臣等到閣中查明回奏　上始有慍色繼而微笑啫甚矣

上又問閣臣近來諸臣奏內多有情面二字何謂情面周道登對

曰情面者面情之謂也左右皆匿笑

上究心利弊尤留意邊防各邊以缺餉告司農仰屋無計　上因

召對　諭諸臣曰朕記得先年有大工有生祠多少錢粮無日

不進益有餘今大工完了生祠毀了如何不足前日又撤

了各處內鎮便該有許多錢粮下來那裏去了户部尚書畢自

嚴奏外解不能全完所以不足　上問外解何以不全完　上

又曰太倉銀兩原非邊用如何急了便要請帑朝廷給餉養兵原期寔用如此動輒救課養這驕兵何用隨 諭自嚴卿到部裏將新舊錢粮都要徹底澄清逐一查算具奏

按 祖制省直各有預貯銀兩以備急用多者幾十萬少者十餘萬如薊鎮則有銀八萬五千有奇貯遵化縣庫名曰備邊江南有銀十萬兩有奇貯鎮江府庫浙江有銀十七萬兩有零貯溫州府庫名曰備倭他省倣是地方猝有變亂不須催科不支官帑事可立辦自魏忠賢生祠開端咸取給于是造祠者十之二三餘皆入撫按司道私囊中矣斯時若大臣有

留心國計者委曲詳列其弊并請嚴查各邊各省偽邊偽倭原額錢粮幾何生祠開銷幾何即勅令建祠撫按司道炤額補償遴選風力科道究竟其事俾國家收士飽馬騰之用而誣庶免頭會箕歛之苦且使世之爲貪吏有餘財者知法制嚴明不敢恣其谿壑亦救時一策也惜乎廷臣平日毫不究心無以慰聖天子焦劳至念自此以後　帝意天下自有餘財群臣不肯實心任事雖兵荒洊臻言賑言餉皆置不省嗚呼真千古有餘痛矣

天啟元年辛酉虞山錢謙益以編修主浙江試歸安韓敬與秀

水沈德符預捏字眼假稱關節令入遍投諸應試者約以事成取償浙士子多墮其網中錢千秋預焉千秋字眼以一朝平步上青天七字為七藝之結謙益在闈中弗覺察也比徹棘敬等即發覺其事俊唆禮科顧其仁磨勘參送謙益亦自具疏檢舉奉　旨下部部擬千秋與居間徐時敏金保元俱依律遣戍謙益與本房鄭履祥失于覺察各罰俸三個月奉　旨依擬此天啟二年事也後時敏保元在獄病故千秋發東勝右衛前所充軍收當存案隨遇赦撫按給帖釋放事結久矣時當枚卜廷臣共推轂謙益而宜興周延儒以　召對數語上契　聖衷若一

列名必蒙 照用延儒又結好于戚畹鄭養性萬煒及東廠唐
之徵以為內援給事中瞿式耜恐兩人不能並相因力阻延儒
延儒大不堪時吏部尚書王永光杜門乞休勢在必去御史梁
子璠特疏欲令侍郎張鳳翔代行會推廷議以尚書現在無侍
郎代行之理于是式耜疏請永光料理枚卜然後聽其去永光
遂開籍見朝會推疏上首成基命次即謙益而延儒與溫體仁
俱不得預延儒暗布流言謂此番枚卜皆謙益黨把持
上閱會推無延儒名遂入其說體仁乃上直發蓋世神奸疏即舉
千秋關節事參謙益 上為召百官面訊謙益奏辯千秋關節

已經疏參刑部勘問明白現有案卷在部體仁奏稱千秋在逃過付者為徐時敏金保玄二人提至刑部親口供扳謙益如何隱得彼此質辯良久　上命辯疏與參疏俱取來　上問體仁疏內稱神奸結黨欺君奸黨是誰枚卜大典誰人一手握定體仁奏謙益之黨甚多臣還不敢盡言至于此番枚卜　皇上務求真才其實都是謙益主張所以說一手握定　上又問納賄是誰體仁奏即是謙益吏科都給事中章允儒奏錢千秋一事久經問結體仁資俸雖深品望甚輕會推不與遂不勝熱中如謙益關節果真何不糾于未枚卜之先今會推疏上點與不點

一听　聖裁休仁奏科臣此言正見其黨謀益蓋未枚卜之先不過冷局參他何用料之於此時正為　皇上慎用人耳允儒奏從来小人陷害君子皆以黨之一字昔年魏廣微欲逐趙南星楊漣等于會推疏中使魏忠賢加一黨字盡行剖奪留傳至今為小人害君子之榜樣　上怒叱曰胡説御前奏事怎這樣胡扯拿了時無人承　旨　上問錦衣衛何在衛帥承　旨將允儒扶出体仁又奏　皇上試問冢臣王永光屢奉　温旨何以不出直待瞿式耜有疏完了枚卜大事然後听其去是冢臣去留　皇上不得專主有此事否謙益熱中枚卜先使梁子璠

上疏欲令侍郎張鳳翔代行會推此從來未有之事　上召諸臣問曰朕傳旨枚卜大典會推要公如何推這等人是公不是公王永光奏　皇上召問吏科河南道與郎中成志[illegible]使知道了体仁奏永光是六卿之長用賢退不肖是他的職掌如何推在司官身上河南掌道御史房可壯奏臣等都是公議　上曰會推大事其中推這等人還說是公議諸臣奏來閣臣李標等俱奏關節與謙益並無干体仁奏分明滿朝都是謙益一黨臣受四朝知遇忠憤所激不容不言關節是真若不受賄如何得中況今錢千秋現在京師日入謙益之幕指望謙益入閣布圖辯

後使謙豈可以枚卜則千秋亦可會試李標等又奏前次招問
明白　上曰招也極閃爍不可憑據禮部右侍郎周延儒奏
皇上再三下問諸臣不敢奏者一者慎于　天威二者牽于情面
総之錢千秋一案關節是真現有招案硃卷已經　御覽詳明
關節已有的據不必又問諸臣　上又詰問諸臣曰朕着九卿
科道會推便推這樣人就是會議今後要公若會議不公不如
不會議卿等如何不奏延儒又奏大凡會議會推　皇上明旨
下九卿科道以為極公不知外廷止沿故套只是一兩个人把
持定了諸臣都不敢開口就開口也不行徒然言出而禍隨

上命再奏廷儒復奏如前体仁奏臣子身孤立滿朝俱是謙益之黨臣疏既出不惟謙益恨臣凡謙益之黨無不恨臣〻一身豈能當衆怒臣叨九列之末不忍見 皇上焦勞於上諸臣皆不以戒懼為念不得不恭懇乞 皇上罷臣歸里以避兇鋒

上曰卿既為國劾奸何必求去時謙益伏地待罪 上命出外候

旨次日奉 旨錢謙益既有議論着回籍聽勘錢千秋法司提問又章允儒房可壯各具疏認罪瞿式耜梁子璠各具疏回話有

旨俱着降三級調用

已而御史毛九華疏糾溫体仁逆祠獻媚詩册任贊化疏糾体

仁居鄉不法事　上召對体仁奏臣若有媚璫詞詩必以手書為贊萬無木刻之理既係刻本必流傳廣布何以兩年来絕無人論及且此冊何不發于籍沒逆璫之時而待于九華之手乞皇上勅下該部嚴究所刻之人此詩從何得来則真偽立見若但以刻本為據則刻匠遍滿都城以錢謙益之力何所不可假捏

上如言詰九華九華對八月買自途間　上曰八月買的如何到今纔發九華對臣十月考選体仁奏臣參錢謙益在十一月九華參臣在十二月九華既得此冊何不即具疏特糾冊中媚璫諸人而但于條陳疏末單指臣名種種真情已自畢露　上問

閣臣如何說首輔韓爌奏体仁平日硜硜自守亦有品望但因參論枚卜一事憤激過當致犯衆怒所以諸臣攻他体仁奏臣通籍三十年並無一字排人彈章只因參了錢謙益攻者四起凡可以殺臣逐臣者無所不至豈臣一人之身賢奸頓異至此毛九華係謙益之黨無疑　上曰溫体仁也辨得是又　召御史任贊化　上曰毛九華參溫体仁一詩尚且不真滿如何參他許多無根之言如此褻語在御前瀆奏体仁奏贊化疏全是誣捏凡官遊臣鄉者俱可問即如說臣與陳與郊兒女姻家此一查可明事事無影虛捏如此贊化奏臣之所言不過採訪公

論長安萬口如一体仁奏長安萬口如一試令贊化舉一二人
皇上召問之臣果有此事否　上曰朕自有鑒裁体仁奏去年謙
益未入都門贊化代謙益首攻御史陳以瑞以瑞係崔魏削奪
皇上賜環之人因曾參謙益科場之事贊化及以婿瑺料之及謙
益入都把持吏部覆之為氏此贊化為謙益死黨之一証也去
秋　皇上未有枚卜之　旨贊化特出薦相才一疏蓋為謙益
而發至稱謙益為伊周之班行此贊化為謙益死黨之二証也
若謙益幸入綸扉贊化自居擁戴首功一旦被臣參破故恨臣
最深誣臣最甚贊化奏陳以瑞部覆冠帶閑住　皇上獨斷著

他為民体仁如何力保以瑞体仁奏臣非敢力保陳以瑞只因
以瑞曾叅譏益故贊化遂將以瑞叅論 上曰不必多奏候
旨行自是体仁以告訐見知於上結黨之說深啟
聖疑攻者愈力而 聖疑愈堅矣
江西庶吉士朱統鈽與吳江相公有交其得館選也吳江為之
道地雖云無私而寔有意給事中關可陞疏攻吳江并及統鈽
有 旨朱統鈽着仍選中書周道登准回籍調理後統鈽朦朧
起授簡討 上亦弗深究也
上一日御 日講講官徐光啟講中庸畢 上忽問曰既云知天

地之化育又云其孰能知之是同是渠光啟以化育分內知孰
能知分外知　上哂曰知也有內外的年終講官叙勞內閣題
光啟以禮部侍郎加　太子賓客照舊日講　上批去照舊日
講四字
二年己巳二月初四日　皇長子生　中宮周后出我明　中宮
無生子者三百年來　周后一人而已
玫　聖躬燕寢之所為屋三楹而不並列繇第一間而後第二
間而後第三間其第三間　聖躬宴息處也其第二間其大薰
籠貯衾裯之屬凡　各宮眷至第一間則盡卸諸裳衣裸體

至第二間取衾裯被身乃進至第三間所謂花衾與裯也即
中宮與　東西兩宮赴　召不敢不遵用此禮惟　先后以曾同
糟糠不肯赴　召又　聖駕幸　中宮舊例　聖母趨出宮門
外接　駕　先后亦以糟糠故廢此禮不用
蒲州再召適當推敲逆案右庶子楊世芳其姻家也世芳乃纂
修　三朝要典者自應入逆案中蒲州力庇之薛國觀亦以沈
維炳護持俱邀漏網而同事朱繼祚余煌等張維一袁鯨等皆
援例格外矣以此蒲州相業頗不協人心
工部節慎庫主給發商人上供額料銀兩最稱獘藪該有監督

主事一員巡視科道各一員所以釐奸剔弊計至詳也而諸府

奸吏甚四月　上特發其弊監督主事劉鱗長巡視給事中祖

重燁御史高賚明俱下獄因追論元年同事諸臣惟重燁與御

史吳阿衡狼藉尚著後徵阿衡下獄鱗長賚明以無染止行降

調阿衡于邊警時以邊才拔為監軍御史重燁遣戍

烏程既特疏參虞山宜興復于　召對　佐成之舉朝皆與為敵

弹章如羽　上堅留不放時有四凶之目指烏程長垣宜興及

少司馬也八月部推烏程為南京禮部尚書以駱從宇陪推大

理寺卿康新周為南京工部侍郎以何喬遠陪　御筆俱點陪

務遠以尚賓卿請告林下僅五品耳而躐躋九列則爲程之提挈也

九月河南道驛傳道缺推京任副使路周賀塡補領　敕之日適　上正視朝路老邁甚支離萬狀　上傳諭閣臣云路周賀擧步蹣跚語言蹇蹇河南雖不是邊道驛傳也不是容易做的卿等還傳與吏部知道出言成章眞　天縱也

於時有三盛事皆非人力可強致者一則錦衣徐本高之八世一品也本高爲文貞公玄孫文貞前以少傳贈其曾祖父如其官逮本身四世一品矣本高承文貞武蔭歷官都督同知際遇

覃恩亦得贈其曾祖父如其官連本身亦恰四世一品雖總由文

貞推恩而一人不中折一人不重疊恰符八世俱腰玉稱一品

亦宇內所希覯矣一則南海黃士俊之父也士俊登萬曆丁未

狀元歷官禮部尚書除過　覃恩封其父如其官遂位百歲士俊

給假歸家稱觴有　旨准與建坊錫名熙朝人瑞夫百歲稱觴

異矣乃其子以尚書頫首堂下已亦受尚書封緋袍犀帶稱百

歲老臣且邀有煌煌　天語不尤異乎一則晉江楊玄錫也玄

錫登崇禎甲戌進士年纔十六釋褐之日髮僅覆額所謂其位

可致其年不可倖也

浙江總兵王光有病不任事寧紹副將林某勇而且廉當事者擬以林繼王之座林亦頗有望蜀之思遣役入都修候王亦遣役入都兩役交遇于職方之門王役謂林謀據其主之缺也不勝其怒遂揮老拳林役不敢抗反側之際所賫候儀墮地事既喧傳不可終隱職方郎中方孔炤具疏參林有 旨革職提問人皆冤之

琉球國王新立遣使告知且請受 封舊例給事中行人各一員充正副使時科已推山東杜三策行人應屬江西蕭士瑋次則山東孔聞籍兩人交相推諉至詬詈于司正楊掄之門掄不

勝其憤遂自請行有 旨楊掄歸陞京堂用蕭士瑋降三級調外任孔聞籍不准考選調南京用掄與三策皆 賜一品服以是年九月出都至六年八月始克航海完 冊封事歸時颶風大作幾葬魚腹七年二月復 命三策陞太常寺少卿掄陞尚寶司少卿掄以驚悸成疾未幾卒聞籍後陞陝西〻寧兵備道有番夷之變聞籍合家自焚

陝西飢民倡亂蔓延 廷推楊鶴以兵部右侍郎總督全陝 上召問方略鶴第以清慎自持撫恤將卒對先是天啟丁卯陝西大旱澄城知縣張耀采催科甚酷民不堪其毒有王二者陰糾

數百人聚集山上皆以墨塗面王二高唱曰誰敢殺張知縣衆齊聲應曰我敢殺如是者三遂闖入城守門者不敢禦直入縣殺耀采衆遂圍張山中巡撫胡廷宴老而髦置之不問又延慶連歲荒旱去冬有王嘉胤者倡亂于府谷蔓延于西漢以南今春延綏巡撫岳和聲陝西巡撫胡廷宴各報畧陽淳化綏德宜川等處流賊孔棘鄖陽撫治梁應澤亦以漢南盜告急二月商雒兵備劉應遇率毛兵至漢中合川兵擊賊賊奔漢陰應遇進斬五百餘人誅其渠魁十餘人餘悉北走漢南盜平八月賊復犯耀州參政洪承疇合官兵鄉勇共萬餘人擊賊于雲陽敗之

賊夜乘雷雨掠淳化入神道嶺此流賊之始也
九月奢安二酋平先是土司奢崇明安邦彥先後稱叛雲貴不靖者七年于茲去冬復起復朱燮元總督雲貴川湘廣西五省專任討賊而賊據大方阻險負嵎崇明僭號大梁王邦彥自稱四裔大長老謀先犯赤水後取永寧燮元偵知之命守將許成名佯北誘賊深入度賊已抵永寧分遣林兆鼎從三岔入王國禎從陸廣入劉養鯤從遵義入邦彥分兵四應力頗不支復遣監軍副使劉可訓同降將羅象乾以奇兵繞出其背夾擊之賊大驚潰崇明邦彥皆歿于陣官兵斬其首以獻捷聞燮元等俱

進爵賚銀幣子蔭有差御史毛羽健疏請添設永寧巡撫即以
劉可訓為之以靖地方以勸勞臣不報
是冬擬　冊立東宮中外皆望大赦九月二十六日　上召閣
臣進先已素袍角帶決意行刑二十七日　御筆勾逆案倪文
煥李夔龍梁夢環田吉封疆則總督楊鎬撫臣張翼明總兵梁
家禎監督則工部高道素俱死西市道素偕內臣黃用督造
桂王府第時　惠王封荊州　桂王封衡州並在湖廣筦計者
憶揣就國必以齒序經費每急荊緩衡天啟七年夏　桂王之
國距　惠王僅數日巡按溫皐謨疏乞展期逆奄矯　旨切責

有司倉皇耶濟道素與用畫工趙造道素督正殿以外用督寢
殿以内皆潦草塞責今年三月初三夜大風雨雷震寢殿壓死
宮女六人以後每遇風雨　王同諸宮眷即露立庭中蓋深屋
覆壓之懼也事聞黄用司禮監拿問道素革職法司究問用獄
未具道素在刑部先擬贖徒御史董羽宸疏激　上怒屢諭屢
駁加等論死至是勾及之閣臣韓爌以為請　上曰朕若出就
藩邸這就是榜樣高道素監造王府而使數百宮人死于非命
即寸斬之未足蔽辜又何請焉是日道素意必無他虞沉醉以
往及行刑則已醒矣倉惶不能出一語但連呼如何如何而已

人多寃之黄昏大雨雪

十月之朔　上御殿領曆忽有聲寃自刎于丹墀者究竟之乃民閒詞訟事其人刎而不死　上命刑部提問其事立案不行時先文肅語當事曰此怪兆也宜修省備逾月即有遼警

毛文龍向為遼東叅將遼陽陷没文龍逃至海濱適有難民數千人文龍以術籠絡之遂同航海至皮島盖皮島居遼東朝鮮登萊之中稱孔道文龍斬荆棘具器用招集流民通行商賈南貨繒帛北貨參貂咸于文龍處輸稅掛號然後敢發不數年遂稱雄鎮又標沿海零丁或指建州奸細或稱臨陣斬獲以是積

功官都督掛平遼總兵印逆賢時各遣出內奄鎮守文龍亦疏請內奄監其軍　上即位嚴核軍餉　熱下山東撫按撥登萊兵備王廷試往廷試多欲人也既飽其欲遂歐詡文龍忠勇可用止飽馬騰絕無破冒文龍亦憚　上英明思有以自立乃通情于清願捐金二百萬易金復二衛地奏恢復功邀上賞已成約矣袁崇煥督師出關　上召問方畧以五年平遼為期及履任覘知文龍有成約急遣賴嘛僧入清啖以厚利欲觧文龍議以就己而清最重盟誓堅持不可强之再四不听賴嘛僧曰今惟有斬毛文龍耳在清不為負約在我可以收功崇煥遂以閱

武為名直造皮島大閱軍士文龍置酒高會次日文龍進謁崇
煥亦置酒留宴酒半稍有密 旨即座中擒文龍斬于轅門外
時崇煥立營嚴整衆亦不敢犯文龍部下千餘人散往他處餘
衆悉就撫事定然後入告 朝廷亦始容之時七月間事也先
是崇煥出都閣臣錢龍錫叩以遼事答以當先從東江做起龍
錫謂舍寔地而問海道何也且毛帥亦未必可得力崇煥云可
用則用之不可用則殺之至是疏中即入錢語 上以問龍錫
龍錫謝寔有之而文龍既殺之後清來索賂崇煥無以應特疏
請增餉三百萬謂五年之後全遼皆復并從前所加各項皆可

蠲除此一勞永逸之計也　上集群臣廷議皆執奏不可崇煥
計無所出遂听清入犯由喜峰口馬蘭谷松棚路關入直抵遵
化時新令嚴汰冗兵被汰者陰謀為亂清兵臨遵化城下薊撫
王元雅尚汰兵四百人兵即開門延師元雅死于亂軍中清兵
遂破三屯營薊鎮總兵朱國棟自縊山海總兵趙率教統兵赴
援營于七家嶺倅與清兵遇衆潰率教死之報至舉朝震恐
上命薊遼總督劉策戴罪立功控扼石門以防西軼又
命保定巡撫解經傳同倉場總督南居益駐守通州專護倉儲又
命太監李鳳翔提督京營與總協二臣料理城守又　命兵部急、

徵宣大山西兵入衛

枚卜一案以烏程虞山故高閣不行至是蒲州乞休力請 點用十一月初六 上點大名成基命一員至歲底復 點桐城何如寵又于會推外 特點宜興周延儒及會稽錢象坤共四員

王在晉被譴後 上召對群臣陞工部右侍郎王洽為兵部尚書洽山東人相貌極偉岸 上私語云好似門神卜者周生聞之曰中樞之座不久矣以門神一年即易故也至是 闌入

十一月十一日 上召對禮部右侍郎周延儒奏中樞備禦疎

虞調度乖張既不能預授方畧拒敵于塞外又不能整搠兵馬
殲敵于域中誰任中樞決裂至此檢討項煜繼之且引　世廟
庚戌丁汝夔故事云斬一丁汝夔將士震慄虜聞風宵遁
上遂下王洽于獄說者謂既例丁汝夔必有爲楊守謙者矣
以左侍郎申用懋代王洽陞口北兵備梁廷棟爲順天巡撫起
舊帥楊肇基爲薊鎮總兵起舊輔孫承宗于家督師通州
詔天下勤王
申甫者遊棍也始爲僧歸本初游滇黔中得役鬼之術小
試輙驗庶吉士金聲薦之　上召問頗惑其術特授爲副總兵

捐內帑十七萬金佐其造車募兵之用授金聲為御史監其軍

時庶吉士劉之綸四川人請纓甚鋭　上壯其志超授兵部右

侍郎募兵勒虜

大同總兵滿桂夷種也勇悍敢戰率兵五千入衛營於德勝門

外虜騎以十一月初三破遵化十五日至薊上二十日薄都城

自虜衝突而西從城上望之如黑雲萬朶挾迅風而馳須臾已

過滿桂身帶重傷血染征袍所存僅三千人

袁崇煥入援抵都城下　上召對問行間方畧　賜御膳解

上所御貂裘被之與祖大壽皆　賜盔甲一副然崇煥雖名入援

听肉騎奴掠焚燒民舍不敢以一矢相加遺城外戚畹中貴園
亭庄舍澌焚騎蹂躪殆盡皆比而揭其罪狀入告民謠云撻了
袁崇煥韃子跑一半萬崇煥出言無狀對百官訟言韃子此來
要做皇帝已卜某日登極矣户部尚書畢自嚴至橋舌不能下
舉朝皆疑之
閣部孫承宗雖奉　命督師通州而南居益解經傳皆不受調
度時都城盛傳通州三河等處皆陥承宗遣人賷奏至　上喜
曰通州固無恙乎即奉　旨督撫等官俱听樞輔節制
時廷臣請纓者甚衆奈酒貌錫疇頗任募兵可得二十萬人簡

討項煜薦舉尚書李騰芳可當大任又請　面對者不一而足

上傳各官俱於本衙門實修職業諸臣俱廢然而退

十二月初一日　上復召袁崇煥祖大壽入　上溫顏諭大壽而歷數崇煥之罪遂擒崇煥下詔獄閣臣力諫謂臨敵易將兵家所忌　上曰勢已至此不得不然大壽出朝悍然竟率衆東行　中朝無可如何　敕閣部孫承宗撫諭之

初二日　上以城守潦草下工部尚書張鳳翔于獄營繕司郎中管玉音虞衡司郎中許觀吉都水司郎中周長應屯田司郎中朱長世俱　廷杖八十臨時閣臣合詞祈請寬宥　上曰目

下並南止隔一墻　宗廟社稷都靠這堵墻若這墻一倒　宗廟社稷都沒靠了豈可不重處時觀吉長應以年老長世以瘋弱俱斃杖下王音杖畢下獄與鳳翔俱擬贖徒

上既下袁崇煥于獄拔滿桂為總理宣府總兵侯世祿昌平總兵黑雲龍等皆為馬又起舊帥王威尤岱楊御蕃孫祖壽出罪帥馮世龍于獄俱以原官立功桂以十六日誓師而南十八日遇南兵于良鄉時南騎皆傚官軍服飾桂以為援兵不設備南騎乘不意掩之全軍殲焉桂與尤岱孫祖壽皆死之南騎亦飽掠得意二十三日　北顧盡望東而行都城始解嚴先是桂乞餉二

萬金遍餽諸臺省每人五十金然後出師

申甫還為大言其所募兵皆乞丐子及傻人三尺童子知其必敗亦以十六日誓師至蘆溝橋猝與鹵兵遇所造車既不可用試術復不驗所統七千人號而受刃猶韋而不為郭京之續也金聲以在城中得免

劉之綸募兵近萬人尾鹵兵而東適鹵兵有零騎從後驟至之綸急營于丫髻山上鹵兵立營山下絕其水道次日衆潰不能師之綸遂遇害

劉愛塔者遼人也泣孫閣部標下改名興祚自鹵兵入犯從無

敢與闖若劉率勁卒千二百人夜擣其營殺虜兵千八百人奪回器械牛畜無筭天明解赴闖部軍前虜令鐵騎追及于半途劉誓死闘後殺數百人而後援不繼力竭以死千二百騎殲焉孫闖部跪請立廟 賜謚 廷議不一遂不果

二十二日 上召侍郎周延儒羅喻義李成名河道總督李若星御史饒京喻思恂趙延慶又 召吴阿衡于獄中 上面詢方畧延儒但言願捐軀報國兵事寔非所長若星條奏頗迂緩阿衡議論頗有氣槪二十六日 特旨梁廷棟陞兵部尚書提督援兵吴阿衡着從京官軍前監紀巡關御史方大任陞順天

巡撫大仕老而且病然巡閣時章奏皆有條理人亦與其成功

袁崇煥既逮御史高捷疏參錢龍錫即指疏中與輔臣相商之

語以爲同謀先是文肅劾錢辯疏當痛言一番　明主可爲忠

言而錢不能從也引罪疏甫奉　旨不候再辭隨即入閣二十

三日高捷再疏語更加厲得　旨着致仕去至是而始悔不用

前言則已晚矣

二十六之夜刑部獄因盡逸幾爲大患幸爲兵逐盡城外無接

引耳次日城門不啟爲擒囚也逮刑部尚書喬允升左侍郎胡

世賞下錦衣獄先是邊警御至士大夫有潛遣家眷南歸者右侍

郎朱世守以借轎與御史劉廷佐家眷出城劉止罰俸而朱降
二級調用得免此禍
上初政盡徹諸内奄　兵闌入乃　命太監李鳳翔提督京營時
總督襄城伯李守錡協理侍郎李邦華邦華素持正不為下又
以嚴汰老弱執法不少徇至是守錡煽惑軍心幾成鼓譟邦華
引罪罷而籍以閣夢得代之或詢兩人優劣夢得曰鳳翔中涓耳
尚可耐惟守錡則真元惡無比守錡於逆賢建祠時與靈璧侯
湯國祚各疏捐貲附祠共祝者也
山西巡撫耿如杞率兵五千入援皆勁卒也至日兵部調守通

州次日調守昌平又次日調守良鄉功令初到之日不准開粮
次日列營汛地乃准開粮西兵連調三日三日皆不得粮既飢
且憤遂沿路劫掠秦兵既退如杞以不戢軍士逮問如杞既逮
五千人哄然犇散潰歸山西而晉中流賊從此起矣
甘肅巡撫梅之煥統兵入援兵以粮不時給脫巾鼓譟之煥查
倡首者數人正法有千餘人潰歸陝西後之煥亦以軍令不嚴
革職為民
時秦兵所至望風奔潰惟三河三攻其城不克寶坻亦受攻堅
守得全三河知縣樊士英陝西舉人寶坻知縣史應聘河南人

乙丑進士昌黎知縣左佩玹亦以邵數功超陞山海兵備僉事
後以冒破軍餉遣戍
時紅夷貢炮至涿州南騎充亦不能前進虜騎甫退馮銓躬率
家丁護送入都冀以回 聖心為翻案計中外皆為之地矣
上傳旨馮銓准復冠帶不必陛見銓怏怏而去舉朝歎頌
聖明真不可及云
三年庚午正月兵部尚書申用懋罷本兵與司禮文移往来向有
定式 神廟末年諸事叢脞舊式遂廢後来者亦不講究文移
違式司禮拒不收則以厚賄備中公往任重復舊式厚賄禁不

用大璫皆不悦又時　上方銳意功業申公老成持重不能仰
副　聖意梁廷棟猥巧人也甚為　上所倚任初五日　內旨
申用懋着解任回籍梁廷棟着回部管事
大學士韓爌罷爌忠厚拘謹不能當　聖意左庶子丁進以陞
轉愆期遂出彈章工部主事李逢申中書原抱奇繼之爌三疏
請告得　旨允放其禮頗厚進與逢申皆爌己未所取士也進
後奉　旨以陰陽閃爍降調逢申隨以監督火藥失事下獄遣
戍
吏部從無以五品調者二年八月江南司官陸康稷給假回鄉

共推轂無錫華允誠華亭相公獨推轂同邑王陛王與望朱学
而華一寒微骨退遜不前以此久無定局宜興入政府借江北
司官解學燮降謫事遂寢　旨着破格推堪用的來看乃起調
戶部郎中吳鳴虞以文選郎中管員外事真破格矣吳年老
矣無所短長踰年請告歸
虜騎既退　廷議昌平　陵寢所在通州國儲所寄應各設重
臣鎮守於是推河南巡撫范景文太僕寺少卿侯恂俱以兵部
右侍郎往恂督治昌平景文督治通州又遣兵部主事王建侯
章應望各贊畫軍務

二月初十日 册立 皇太子 上以戒嚴免陞殿百官聽宣
敕于午門行十二拜禮 賜三品以上及 日講官各花朶紅一
疋三品以下皆半紅花枝用角 日講官紅全疋花枝用銀儀
制署司事員外賀世壽敘勞陞光祿寺少卿尚書李騰芳加太
子少保

方大任既放復有身雖去國心不忘君一疏先臣特上疏糾之
畧曰臣初見大任疏計必當以薊門要害將士情形與夫戰守
防禦用兵治餉之策瀝將死之善言酬破格之隆遇乃纚纚洋
洋祇剿襲朋黨之唾餘復理東林之塵案即今 皇上起用東

林諸臣其無才而不稱任使者則有之其懷奸而恣為欺罔者
盜用朝權者未之有也近者諸臣之得罪或以封疆或以職守
皇上未嘗有一毫成心一毫偏聽乃曰時時因事掃除夫 離照
當空八柄在手當去則去之當罪則罪之何必借事為掃除之
計哉此奸回術數奈何以誣 聖主也 皇言綸綍炳若日星
惟真惟潞曉然與天下昭揭之亦何不可而必欲但與密勿銓
衡三五大臣私相告誡成一家之私言此又曖昧行徑不當入
告 明明之后矣況真潞二字大任亦僅言之已耳七品小官
躐膺開府煌煌節鉞不用以經武而用以畫錦潞乎不潞乎祥

死卸担何其隐也發憤揮毫抑何壯也反覆如此真乎不真乎
其所獻媚于三五大臣恐大臣之公忠者亦未肯任受也大任
試余影自盟斯亦不濇不真之極思矣疏入留中
三月〻上命出刑部尚書喬允升左侍郎胡世賞于獄寓所聽勘
先臣以去年四月入　朝班秋講即題充　日講官同事者侍
郎李孫宸少詹事何吾騶庶子丁進姚希孟而羅喻義以侍郎
先臣以諭德則新題者往例春講以二月　上御講筵是歲以
遣事孔殷至三月初十日始開講先臣進講定公問君使臣章
反覆規諷頗極剴切講畢　上傳諭講官暫留久之殿門皆閉

諸講官遲至東閣則　聖諭已宣付閣中釋允升世賞於微乃

知　諭習講官俾知即見之行事也閣臣俱拱手誦啟沃之功

先臣不敢當也以後進講大璫窺　聖意所注競前致殷勤焉

先臣但一揖而已不交片語

一日　上御講筵足加于樘枋　上意有惰容先臣遣進講尚書

講至為人上者奈何不敬因以目視　御膝　上即以袍袖隱

之徐〻放下

經筵開講詞林諸臣無不一年至講官二人一講論語一講尚書

上與講官各自一桌資淺者充展書等官春講秋講止舉行一二

次　天廚頒賚弗克給也　日講則止用講官六人一講論語一講中庸一講尚書一讀通鑑餘二人輪替　上與講官共一桌真不啻　天顏咫尺矣講之日　上出御文華殿閣臣率講官行五拜禮三叩頭禮畢內侍舉桌安放訖　上宣先生們來講官始入講畢　上便宣先生們吃酒飯乃謝　恩而退若遇齋祭之期則云茶飯春秋開講後日日進講除　上傳免外每或廢者傳免皆於隔日薄暮傳　旨云明日暫停講讀一日雖或連輟十日半月皆日日傳免但云暫停一日也遇立春端陽中秋重陽冬至除夕　日講官每入各內賜酒饌一盒大小五器

湯麵二器酒二餅　聖壽元旦各　內賜銀三十兩進講之夕
光祿寺每人折供給銀一兩三錢傳免則否
吳江呂純如護送　忠王之國其後　命疏於護送太監劉興
趙秉彝等極揄揚褒美有云其愛地方也既一艸一木之恐傷
而其自愛也又一薪一水之若浼仁聲遐布清節可師至婦美
逆賢一則曰廠臣之選材良再則曰廠臣之率屬嚴云云此係
天啟七年九月邸報抄傳四海共覩而　鼎湖之泣純如適以
侍郎署中樞事叅筭神通私行改換乘虜騎甫退之後擬借邊
才以翻逆案王永光等為之奧主純如遂首先上疏訟冤謂護

送　忠藩後　命疏未嘗歸美廠臣不當列于逆案之内且引
聖諭須有憑據不許借題之　旨又謂紅本在　御前別本在通
政司抄案在禮科如有廠臣二字便甘附璫云云通政使章光
岳即為封進時純如氣焰甚張言路俱喑先臣特出　講筵已
輟疏糾之畧曰　帝王之學與経生學士不同必以経術経世
乃為實用竊見虜騎内犯　聖心焦劳綜覈事功須挈綱領刑
法雖峻猜疑漸啟于事未有濟也故于君使臣以禮章勸
皇上培養士氣推心感人而辨賢奸酌用舍尤惓惓焉見命將出
師莫有定筭功罪未審賞罰未明今虜蹈遵永十有餘旬聯息

長夏又將秋高彼時時可來我着着無脩梦如繁絲絕少成緒故于管仲器小章引管子言兵主不足畏則戰難勝也德必當其位功必當其祿信小人者失士也見群小合謀必欲借邊才以翻逆案故于子語魯太師樂章頒　皇上剖斷是非辨別邪正而曰一音襍而衆音皆亂一小人進而衆君子皆廢今有平生無耻慘殺名賢之呂純如且藉與援而思辨雪矣消長剝復之関甚可畏也又見吏部尚書王永光身為六卿之長獨蒙
皇上眷注而假竊威福擅行私臆故于甘誓章言戰勝攻取非獨左右之共命尤在六卿之得人而曰用舍不淆于倉卒則　國

是定而　王靈暘威福不假于信任則神氣振而敵愾惕大於
皆為用人之人發也又見永光機深計巧投無不中故以年例
大典而變亂　祖制考選公典而擯斥清才舉朝震畏莫敢訾
故于五子之歌章言識精明則環而伺者無所售其欺心純一
則乃于中者無所投其隙臣故知　皇上聰明天縱必能洞燭
其情猶為此語者則憂治危明之極思耳總之今日大小臣工
當視　國如家除究雪恥不當分門別戶引類呼朋此臣一念
孤忠九死不回者也奉　旨文某講幄數陳寓規時事知道了
所指呂純如慘殺名賢藉援求雪及年例變制考選擯士等語

還着據寔奏明先臣再疏略曰臣所謂呂純如慘殺名賢蓋指故吏部員外郎周順昌也當純如為福建守道日以諂媚稅監高寀為事比高寀窘執閩撫激成民變純如與寀携手同步揚揚市廛萬口唾罵周順昌為福州推官剪除稅棍撫定人心純如忌之屡肆下石後純如投身逆璫躐取節鉞順昌訟言攻之語多過激純如遂挑怒巡撫毛一鷺侵時時走入京師與諸用事者搆成李寔之疏而順昌被逮且榜死獄中矣同時慘死諸臣所歸為徹骨之清及公忠亮直人人心服者以順昌為第一其致死之由全出于純如此天下所共知今當先上疏求雪不

但變天下之是非且探　皇上之斧鉞則恃有吏部尚書王永光為之奥援也夫逆案之定其主持全稟　衣斷而群小营々窺關以為旋轉　聖意易于反掌故首借邊才之說進而紛如之疏即繼之呼吸通靈提掇如響不然通政司周侯舌之寄也非大力者主之此何等事何等人而輒具疏以進哉至于臺省為公論所自出凡會推年例等大關係事則吏部不自主而必會同吏科河南道若近日所推年例吏科都給事中陳良訓誰為關送誰為商計哉不過以其稍持公道每多參駁乃借外轉以除擬手耳至考選新資賢才輩出永光度無所施其籠絡乃

獨作一才名素著物望咸歸之陳士奇以亦有權而十年冷署之滿有功亦以猜疑見弃迫人情洶洶衆議沸騰則始為兩請而終擯之為大臣而心術如此斯亦不忠之尤者矣王永光疏辯前者閣部定案 進呈時臣被言註籍呂純如入案臣不及知何自援而出之至陳良訓濫廁首垣與參 廷議人言嘖嘖夫豈無因至考選遇堂十六人內選授科道十四人部屬二人而此二人者前遠正遠因材備用期待殊不薄也時永光已家結大璫王永祚為之道地謂士奇出姚庶子之門姚與光臣渭陽誼重考選時力為把持既考後湊攢成此獄于是 聖意拂

然永光得 旨甚溫而先臣奏疏奉 旨講官懷忠啟沃循職
自可敷陳文某不得任情牽詆若夫逆案之堅持不動雖繇
聖斷而此疏亦不無小補矣
虜兵雖東復破永平灤州盤踞不退永平鄉官白養粹首先迎
降孫閣部督師東行奉撫諭祖大壽之 旨令馬世龍衛重圍
而東馳三日夜追至蘆峰口說以利害激以忠義衆皆聳聽大
壽始率遼兵三萬世龍亦招集趙率教部下及舊時部曲共萬
六千人合隊而西世龍獨薄敵壘而前死傷者千餘人始抵都
城後獨虜兵至薊門時洪橋大安等處虜兵擄漢人運所掠輜

坐世龍偵知之密以大砲先伏于路旁俟其過發砲衆皆驚走世龍追擊之殺獲百餘人遂以大捷聞祖大壽雖統兵三萬立木柵于山海西關不敢前進入援總兵尤世祿吳自勉楊麒宋偉王承恩等各率所部聯營于灤州之西相顧莫敢先發世龍既連奏洪橋大安之捷乃貽書大壽曰遼兵每謂西南兵將怯弱不若遼兵強健今怯弱者皆奮不顧身建兩地之捷而強健者何在況各鎮勤兵已漸鱗集若不合謀共力退虜兵復故城遼之強健將士何顏復支　朝廷厚餉乎大壽見書始移營而西孫閣部乃嚴檄諸將期共攻灤永中明軍令有舊永平兵備張

春者素得民心曾練有鄉勇二萬皆精銳可當一面逆璫時張春被劾罷歸鄉勇皆散及是　上復起張春為永平兵備永民聞之皆不遠百里來迎向所練鄉勇皆來會軍聲大振四川副使劉可訓甫破水西酋率勝兵入援本兵梁廷棟又使其所善司務丘禾嘉監紀軍事奉　旨趣師期者再高陽遂以五月四日誓師六日詣撫寧八日大壽先趨灤州世龍令副將謝尚政等攻遵化而身馳至灤與大壽分地夾攻大壽麾兵人斫一柳頃刻平其濠世龍與張春劉可訓等皆披堅執銳作諸軍前先身冒矢石誓不返顧急以大砲仰擊虜兵稍卻師從間以登十

三日克滦州　兵冒雨突出而南騎自永平趨救者知滦已破遂并遣安兵于永平屠其衆從冷口出所存者十之四五而已師既復永平而謝尚政等亦以十六日尅遵化生擒律〻木等二十二人及我叛人馬思恭貴維鑰呂及第等十一人獻俘

闕

下先是滦之叛將遣一老道士詣禾嘉請獻城高陽授計大壽姑應之而嚴其後勁以備不虞及我師抵滦莫有應者最後中北伏兵幾盡人咸服高陽先見云大兵之入城也叛人白養粹已死其母尚在振春先至盡封所有而出絶無染指世龍至則盡取其所有大壽至空無所得遂將白母用極刑乃盡出窖

藏蓋幾百萬云永平粮儲陳此心鄉紳郭肇俱以歷節被遣後刑部擬此心等以謀反律大理寺卿金世俊力爭之乃擬監候覆決

當溧永之未復也高陽興東江牽制之議令茅元儀統龍武三協兵以往中協兵譁斥元儀而以周文郁為中協副總兵兼攝左右兩協甫行而劉興治之變作興治者興祚之弟興祚即劉愛塔也興祚沒于陣興治居皮島東江副總兵陳繼盛謀報興祚未死其弟興賢自北營以書招興治興治畜有異丁旦夕當有變興治大恨偽為其兄設醮誘殺繼盛等二十餘人揚帆至

小平島適滦永克復之信至乃復遣皮島高陽道文郁以興祚舊恩招之文郁入興治營始以溫言喻之繼以危言怵之興治心動時部將逃屋變島者與東師相聞而關興治怨令島衆統弁歸訴文郁呼其將詰之曰陳繼盛流言島衆謀叛今若殺我是實其言也島衆不足惜劉氏從此無噍類矣興治大悔悟明日飲餞文郁搏顙大哭而別九月興治敗兩兵于青山鳳凰城高陽奏捷并上文郁首功當國者忌其無所餽絀其功不叙高陽又請移興治于旅順責以恢復金復部議逡巡不果踰年興治為島衆所殺

薊鎮總兵朱國棟自縊以舊總兵張世顯署鎮事與總督劉策
率兵堵禦俱以逗留不前被逮至是俱伏法先是河南巡撫缺
陞太僕卿張潑往潑既領　敕兵後上乞休一疏閣中票
旨遽准其請山左諸公大譁以為摧折東人太甚也遣薊遼總督
喻安性罷歸共推較劉策不半年遂罹此禍
灤永既後廷議添設山永巡撫適方大任以病乞休王廷試梅
之煥相繼罷斥乃陞四川副使劉可訓巡撫順天兵部司務丘
嘉本巡撫山永前屯兵備孫元化巡撫登萊漢中兵備劉應遇
巡撫甘肅皆孝廉也張春加太僕寺少卿候巡撫缺推用

按立永嘉以九品務郎殊蹟節鉞尤屬異數非中樞渠遽隸之力不至此似當以張春撫山永永嘉陞永平道為安先臣既以疏言不當 聖意且永光輩側目甚切欲乞南京掌院以歸時大名為李逢申所劾在告宜興許為題轉矣大名開籍出以為此劣轉不便乃題 封差以行是秋賫 節 冊封進賢王及益府世子妃

烏程之參虞山也宜興實佐之宜興既妥立所以為烏程地者甚力吳宗達宜興姻也於是時揭二人奏請 上亦以烏程孤忠可任六月十一日 特旨温体仁吳宗達俱著以原官兼東

閣大學士同首輔成基命入閣辦事

袁崇煥在　詔獄尚未定罪至是獄具八月十七日　旨下袁崇煥着即會官處決錢龍錫着革了職法司議罪隨即逮問其甫逮也人皆以高忠憲期之迨其至則辱國甚矣且舉朝同事兩輔啾啾不置又有道之傾陷蒲州以快其睊睊之怨者然聖意已定盡其奏對語入於　天聰不可援人以自解也然不如此株連起大獄則又共仰　聖主離明之照已陸澄源疏參御史毛羽健爲崇煥黨亦革職下獄

崇煥既決群小合計欲借此以起大獄翻逆案御史田唯嘉疏

薦楊維垣賈繼春通政使章光岳疏薦呂紀如霍維華徐楊先傅櫆虞廷陛葉天陛六人有　旨逆案奉旨方新居然薦用成何政体而後群小阻喪始不敢妄與云

時　上以封疆多故群臣蒙比為奸削論逮繫毫不少貸河南府推官湯開遠上疏畧曰　皇上急于求治諸臣救過不給臨御以來明罰敕法自小臣以至大臣與衆推舉或自簡拔無論為故為誤俱褫奪配戍不少貸甚者下獄考訊幾于亂國用重典矣　皇上或以薦舉不當疑其黨徇四岳不薦鯀于績用弗成未嘗併四岳誅之也　皇上又以執奏不移疑其藐抗漢文

不從廷尉之請乎亦以張釋之曰法如是止耳不聞責其逆命也　皇上以策勵望諸臣於是多戴罪夫不開以立功之路而但使戴罪戴罪無已時矣　皇上以詳慎望諸臣于是有認罪夫不漸其認罪之心而槩云免究認罪亦成故套矣侵粮欺餉之墨吏遠之宜也恐夷齊之侶不皆韓范宜稍寬之不以清吏詘能臣今諸臣怵于參罰之嚴一切加派帶徵餘徵行無民矣民窮則易與為亂　皇上寬一分在臣子即寬一分在民生而尤望

皇上宮府之際推諸臣以心進退之間與諸臣以禮錦衣禁獄非係寇賊奸宄不可入如是而大小臣工不圖報為安攘者未之

有也時左副都御史易應昌御史李長春皆以言事下獄長春
幾至西市閣臣力救得免故開遠疏及之
先文肅雖奉　使出都而群奸修怨未已吕純如辨疏甫至而
錦衣張道濬隨疏參劾其氣甚惡奉有不必苛求之　旨
聖主明照固自萬里後先臣亦有疏辨畧曰微臣立身粗有本末
仕版初登即觸權奸之烈焰謫居五載復攖羅織之兇鋒朝端
公論難誣海內清評具在夫昏夜寅緣望塵羅拜正狐媚蠅營
之故態盖純如嘗謂生祠之建不妨委蛇媚璫惡名所不必諱
種〻無將之言昭著耳目有必不能抵賴者臣尚不欲盡揭之

奈何又以相誣臣亦不屑與較至于南騎臨城之日正臣闔門
自誓之時臣子應試南都去在城守解嚴之後迨乎奉　使辭
都碩騾覓輛眷屬累累該門可查若曰　君父恩輕妻孥念重
此又小人肝胆中事臣死不為也夫臣所深恨者逆璫之私客
而必坐之曰背公臣所心憐者慘死之忠魂而必坐之曰死黨
推其意仍欲窮鈎黨之流殃刈貞臣如草菅而後快于心恐
光天霽朗宿霧澄清似不必續曉殘之夢囈衆溺之灰矣至若張
道濟未諳文義謬析臣疏代人報復彼固欲陷臣以危法而
皇上已洞悉其隱情夫獅噬固能傷人而豺鼓亦當自斃臣尚不

屑與純如辨何屑與道濟辨第臣雖不才備員　講幄純如何人哆口雖黃徵臣何足惜其輕　朝廷而羞當世之士亦已甚矣豈可復靦顏清班以負　皇上之禮遇哉奉　旨奏內事情公諭自明文某依限前來供職不必陳請

去冬甘肅援兵鼓譟潰兵十餘逃回陝西二月壬子順苗美勿連逃兵掠米脂清澗綏德遂南圍韓城總督楊鶴巡撫劉廣生提兵撲勦斬首千餘級賊北走復犯清澗官兵追逐之降三百餘人苗美叔苗登霧嘯聚于安定總兵杜文煥擊敗之四月壬子順苗美自神木渡河陷蒲縣適山西逃兵亦至遂與合其勢

頗熾子順自號橫天一字王苗美自稱混天王王永胤亦攻陷府谷渡河入山西犯吉州太平等處五月王子順等復歸陝西掠同官破金鎖關殺參將王康六月王嘉胤亦還陝西陷黃甫川清水二營遂據府谷延綏巡撫洪承疇摠兵杜文煥擊敗之延安知府張輦參將艾穆擊賊于延川賊求撫王子順張述聖姚三兒皆降王嘉胤等分掠延慶等處多陷揔督楊鶴主撫匿不以聞賊首黃虎一丈青小紅狼混江龍掠地虎等俱牒免死安插河西地方民罹毒益甚有司莫敢告八月王嘉胤句套虜入犯洪承疇杜文煥從孤山進擊大破之十月嘉胤復陷清水

營殺游擊李顯宗寧夏總兵賀虎臣擊賊于盤谷斬首六百餘
級又敗之寧州十一月山西總兵王國樑擊賊于河曲發炮々
炸裂亂賊乘之大潰遂陷河曲十二月神一元作亂破寧塞殺
叅將陳三槐遂圍靖邊時又有高迎祥聚衆稱亂自號闖王米
脂人李自成入其黨號曰闖將